夷堅志

夷堅甲志卷第三 十事

萬歲丹

徽州婺源縣懷金鄉民程彬邀險年利儲藥害人多殺蛇理地中覆之以苫以水沃灌久則蒸出菌蕈采而曝乾復入它藥始生者以食人即死恐爲累不敢用多取其次者先以飼蛙視其躍多寡以爲度美其名爲萬歲丹愚民有欲死其仇者以數千金密市之嘗有客至欲寘毒誤中婦翁翁歸而悟已不可救彬有弟曰正道雅

以爲非不敢諫至徒家避諸數十里外彬既老始悔不復作稍用僞物代之藥既不驗遂無售者既死貧甚唯一子丐食道亡其後遂絕嘗有里胥督租以語侵彬彬怒毒而飲之胥行未幾腦痛嘔血亟反卧其門大呼乞命彬汲水飲之即愈蓋有物以解其毒也縣人董猷說

李辛償冤

宣和末饒州庚人李辛爲吏凶横郡人仄目因大雪入府治一人遇諸塗辛被酒恃力奮拳擊

死之觀者如堵恐累已絕不言辛捨去街卒以爲暴云呼其家人葬之辛益自肆所居在城外夜多踰垣歸經三歲忽遇死者曰吾尋汝久乃在此耶辛歸語其妻甚懼明日死辛家養數鹿每以竹擊柱則應聲而至戶曹白生以七月勒令市鹿不可得爲之呼所養者纔擊竹一最大鹿至乃殺之取肉以應命召所知洪端共食其餘經日辛死咸以爲中毒不知爲寃鬼所殺也

洪端說

陳氏前夫

陳德應彖侍郎之女爲會稽石氏婦生一男而石生病將終執妻手與訣曰我與若相歡非尋常夫婦比汝善視吾子必不嫁以報我陳氏遲疑未應石怒曰好事新夫無思故主遂卒陳氏哭泣悲哀思慕羸甚未幾其父帥廣東挈以俱往憐其盛年爲擇壻得莆田吳璲陳氏辭不免遂受幣既嫁歲餘忽見其前夫至罵曰汝待我若是豈可以事它人先取我子次及汝至暮而

子夭踰旬陳氏病亡 陳燿世明說陳與吳璲善

李尚仁

王承可 鈇 紹興辛酉歲提舉浙東茶鹽公廨在會稽子城東蓋古龍興寺承可第三子洧嘗夢一丈夫衣紫袍來言曰我朽骨埋桃樹下幽寃無所歸君幸哀我使得徙葬洧覺白其父視舍旁有巨桃一本因下穿求骨弗獲明年八月晦又夢有通謁者曰朝請大夫李尚仁既進乃向所夢者頫首慘蹙以舊懇申言袖詩一紙以贈

洧曰挑林隱伏厭清芬去歲幽蒐得見君八十
壽齡今未有一堂風采世無聞濟時革弊忠為
主救物哀亡德作恩白骨可憐埋近地願公舉
手報無垠洧覺急燭火筆于簡會承可將代還
以李君精爽不可負亟集吏卒盡西廡之挑下
大索數日無所見承可躬督畚鍤後穿尺許乃
得之有小象梳二已朽烏巾財餘方寸骨旁存
大釘四乃遷葬于禹廟後三喬松下具酒食祭
之吳興莫壽朋 侍 洛陽朱希真 敦儒 皆記其事

意以夢中詩為吉祥後十四年淯以事謫廣東而廣東自有寓客曰李尚仁云

段宰妾

段宰者居婺州浦江縣僧舍其妻嘗覩于門有婦人行丐年甚壯詢其姓氏始末自云無夫亦無姻戚段妻云既如是胡不為人妾而乞食肯從我乎曰非不欲也但人以其貧賤不肯納耳若得供執爨之役實為天幸遂呼入令沐浴與更衣遣庖者教以飲膳旬日而能繼以樂府訓

之不踰月皆盡善調習既久容色殊可觀段名之曰鶯鶯以爲側室凡五六年唯恐其去一夕已夜分段氏皆就寢有自門外呼閽者曰我鶯鶯夫也僕曰鶯鶯不聞有夫縱如爾言俟天明來未晩何必中夜爲其人頗怒曰若不啓門我當從隙中入僕大恐即扣堂門以其事語段鶯鶯聞之若有喜色曰他來也亟走出段疑其竊自篝火追至廳廂但聞有聲極響燈即滅妻遣婢出視段已死七竅皆血流外户扃鐍如故竟

不知何怪浦江人何叔達説亭得之程資忠

竇道人

桂縝字彥粟信州貴溪人所居至龍虎山纔三十里道泸日過門桂氏必與錢縝素病尫每作皆瀕死醫者教以從方士受服氣訣故尢屬意紹興庚申六月二十有三日晚浴畢散步小徑有老道人來年八九十矣鬢鬚皤然曲僂豐下縝揖與語曰請至弊廬取湯茗之資曰日已暮不可至君家君苟有意能延我旬日否縝不應

遂行復回首呼績使前入林間坐古松根上自
云姓竇氏聲音如山東人劇談良久語頗侵績
績見其老雖貌敬而心不平細視其目清聳入
鬢著青幅巾暑行不汗未忍遽去詢以氣術
道人曰吾行氣二百年治病差易耳爲誦所習
書千餘言天文地理兵法道要錯綜其間略不
可曉績曰先生幸教我此非我所能盡言其粗
者道人曰汝似可教吾有一編書藏衡山中今
柱取之又三十三年當以授汝績曰得非搬運

導引訣邪曰未也姑以方書濟衆稍儲隂功縝曰萬一及期尋先生何所曰非汝所知吾當來訪汝遂邀縝欲偕逝縝以親年髙及孥累爲解道人不擇閒忽不見縝且駭且懼急歸不敢語人後數日一道者及門問曰八十三承事何在縝父家人辭以出呼者怒曰吾非有所求先生使來授公書耳胡爲不出擲卷於堦而去取視之乃呂洞賔傳也縝始悔之至壬戌年擢第調鄱陽尉歸至巖衢閒疾大作不可有輿行數里必

下投逆旅中傍外戶而卧有商人過倚擔問曰官人有疾邪曰然曰始發時行立坐卧皆不可某處最痛祈死不能證候若是否曰然爾何以知之客曰某豫章人也少亦病此今日買百斤而不害蓋有藥以療之耳遂解囊如有所索得一裹如細剉桑葉者教以酒三升浸服之縝素不飲未敢服以千金謝客而行及家疾益甚徧服它藥皆弗驗姑如客言以藥投酒中甫酌一盃其甘若飴蜜隨渴隨飲至曉而酒盡病瘳什

八信宿脫然後不復作細思商人乃昔所遇實君也

祝大伯

桂績祖安時自少慕道年二十有四即委妻子挈金帛之名山十載而歸遇方士過門必延入日飯堂上者數十輩家貲掃然盡室尤之而安時執意愈篤野僕祝大伯服薪水之勞愚鈍而謹勑一日自外至舉措異常曰適遇道人與我藥服之能不食矣驗之信然詰其方無有也或

盛夏暴烈日中冬覆冰上皆不寒暑而隸役如故桂氏之人皆敬事之呼爲祝仙人欲延以客禮辭曰吾合在人間爲僕使歲滿自當去如是三年告去時曰白花巖有人見招願主翁同往乃俱行未至巖下絲竹之聲泠泠盈耳綵雲郁然蔽覆山谷安時歎異未已祝君遽聲喏辭遂不見安時自是不意以至捐館時大觀二年也白花巖去桂氏所居十里

鄭氏得子

李處仁者亦貴溪人妻鄭氏嘗夢至高山下有綠衣小兒戲于顛急抱取得之遂寤已而有娠生男命之曰嵩老稍長極儁敏父命習進士業即名嵩字夢符年十八歲紹興十五年一舉擢第後五年爲建州建陽尉盜入其邑重親皆死焉鄭夢亦非吉也三事桂縝說

邵南神術

邵南者嚴州人頗涉書記好讀大文五行志遂於遁甲占筮如神然使酒尚氣好面折人人皆

謂之狂宣和四年遊臨安胡尚書少汲直孺以祕閣脩撰爲兩浙轉運使聞其名召使筮之曰六十日內仍舊職作大漕替姓陳人時郭太尉仲荀爲路鈐轄欲做三路式與部使者序官叅尚書文饒蕘帥杭常抑之須日日揖階下乃得坐不勝忿奏乞致仕亦召南決之南曰候胡脩撰除發運更四十日太尉亦得郡北方衙內帶安撫字但非帥耳郭曰某已丏休致矣豈有是事才五十七日發運使陳亨伯被召少汲代焉

郭具飯延南復扣之對曰兆與前卦同無閑退
象前言必不妄旣勑下郭守本官致仕復問南
南對如初郭怒取勑牒示之南意不自得曰若
爾則某亦不能曉會譚積與郭善薦之未旬日
以舊宮起知代州兼沿邊安撫司公事翁中丞
端朝 彥國 守金陵過杭訪少汲南適在坐少汲
因言其奇中事翁問錢塘如何南大書卓上曰
火翁曰近已爇矣曰禍未息也不出三日當驗
中丞須見之它日却來鎭此翁不敢泄時十二

月五日也明日蔡帥生朝大張樂置酒會京畿戍卒代歸當得犒緡蔡榜于市不許買官以賤直取之皆大怒至夜數處舉火欲蔡出救而殺之蔡已醉知事勢洶洶踰垣入巡檢寨家人皆趨中和堂避之於是州治皆煨燼端朝未行見蔡曰兩日前見邵先生言此事未敢信果然蔡素不喜卜筮試呼詢之對曰十五日內當移官別京蔡曰得非分司乎何遽也居二日適爲官者論擊罷爲提舉南京鴻慶宮未幾又落龍圖

閣直學士如期拜命而徙端朝鎮杭提舉常平許子大之姪調官上都久不歸姪婦白子大令詣南卜南批曰令姪已出京遇親舅邀往西洛差遣見託兩火人受得官之州當從水邊必濱州也非縣官曹官而又兼獄必士曹掾也子大曰邵生言多中然此亦太誕月餘姪書來曰已出水門逢舅氏力邀往洛差遣只託書鋪家耳已驚其驗俄得報果擬濱州士曹掾兼左推院乃其叔炎所受也南與衢人鄭甸為酒侶甸好

博然勝敗不過數千南曰子小勝無所濟可辨進十萬召博徒能相敵者吾爲子擇一日與之戰甸曰吾囊中空空豈能辨曰我當以物假子及期聚博於靈隱山前冷泉亭上南入僧寮偃臥忽出門呼甸曰子有可止已溢數矣急視之正百千餘八百也南昔至通州郎官范之才以言巢湖有鼎非是被責來問休咎南曰更十年當於婺女相見范曰量移邪曰作郡守也後范罷校拭果得婺聞南在抗使召之時相去九年

矣南不肯往復書曰昔年雖有約然吾自並二人入城而不出若往必死范連遣使齎酒醴請意益勤既度歲遂行過嚴州嚴守周格非問吾此去官河地曰旦夕爲假龍再任仍與范婺州同命曰後當如何曰更一官而死周大怒速湯遣去至婺范喜甚南曰公當與周嚴州皆爲假龍一日又至曰某昨通夕不寐細推之公來日當拜命然某適當死使已時至猶及旅賀公遷延可至午緩則無及矣范曰先生何遽至此來

日復謁范屏人語曰告命且至偶使人來到城二十里爲石跣足願選一健步者往取之范曰某備位郡守無故爲此舉豈不爲邦人所笑兼郵報尚未聞不應如是之速曰某忍死相待何惜此范即命一卒曰去城二十里外遇持文字者急攜來遂解帶款語令具食移時所遣卒流汗而至拜庭下大呼曰賀龍圖取而觀之乃除直龍圖閣告也時王黼爲相促告命付婺州回兵仍令兼程而進故外不及知少頃南促饌遂

食食已范入謝親南趨至客次使下簾戒曰諸
人敢至此者當白龍圖撻治范家人喜抃爭捧
觴爲壽良久方出急召南已坐逝矣南在杭與
家君善嘗欲以其書傳授家君不領南無子旣
死其學遂絕云

夷堅甲志卷第三

夷堅甲志卷第四 十六事

鄭鄰再生

紹興十四年三月四日江東憲司騶卒鄭鄰久疾夢二使追之曰大王召行數十里樓觀嵬然使引之登階入朱門庭下列男女僧道鷄犬牛羊殿前挂大鏡照人心腑歷歷可見頃之王出二使擁鄰聲喏稱追到鄭鄰王問甚處人何事到此鄰俯首荅曰本貫信州被追來不知何故王命將到頭事祖來以筆點一字顧吏曰又却

是此鄰字莫誤否判官攜簿前白云合追處州
松陽鄭林王曰若爾則不干此人事教回復命
檢勾生死簿稱鄰壽尚有一紀半遂呼鄰前曰
看汝是一善人在生曾誦經否鄰曰默念高王
經看本念觀世音經王曰汝視此間凶不作善
事鄰舉首觀殿下鐵柱繫者甚衆五木被體羸
瘠裸立絕無人狀柱上立粉牌誌其罪某人呪
咀某人殺生某人鬪殺獄户施金釘圖大海獸
張口銜之兩廡皆鞫獄官內有戴牛耳幞頭者

周覽而旋王曰汝已見了還生時依舊積善若見戮人只念阿彌陁觀世音佛名令渠受生汝得消災介福鄰曰領聖旨遂退行數步回首已無所覩唯一叟白衣拄杖鄰問去饒州路叟以杖指去田此而左得路宜亟行稍緩有犲虎蟲虺之毒鄰憂撓奔迴遂寤遍體流汗乃初六夜矣

吴小員外

趙應之南京宗室也偕弟茂之在京師與富人

吴家小貟外日日縱游春時至金明池上行小徑得酒肆花竹扶踈器用羅陳極蕭灑可愛寂無人聲當壚女年甚艾三人駐留買酒應之指女謂吴生曰呼此侑觴如何吴大喜以言挑之欣然而應遂就坐方舉盃女望父母自外歸亟起三人興既闌皆捨去時春已盡不復再游但思慕之心形於夢寐明年相率尋舊游至其處則門户蕭然當壚人已不見復少憩索酒詢其家曰去年過此見一女子今何在翁媪顰蹙曰

止吾女也去歲舉家上冢是女獨留吾未歸時有輕薄三少年從之飲吾薄責以未嫁而為此態何以適人遂悒怏不數日而死今屋之側有小丘即其冢也三人不敢復問促飲畢言旋㳂道傷惋日已暮將及門遇婦人冪首搖搖而前呼曰我即去歲池上相見人也負外得非往吾家訪我乎我父母欲君絕望詐言我死設虛冢相紿我亦一春尋君幸而相值今徙居城中委巷一樓極寬潔可同往否三人喜下馬偕行既

至則共飲吳生留宿往來逾三月顏色益憔悴其父責二趙曰汝向誘吾子何往今病如是萬一不起當訴于有司兄弟相顧悚汗心亦疑之聞皇甫法師善治鬼走謁之邀同視吳生皇甫纔望見大驚曰鬼氣甚盛祟深矣宜急避諸西方三百里外儻滿百二十日必爲所死不可治矣三人即命駕往西洛每當食處女必在房內夜則據榻到洛未幾適滿十二旬會訣酒樓日愁且懼會皇甫跨驢過其下拜揖所哀皇甫爲

結壇行法以劒授吴曰子當死今歸試緊閉戶黃昏時有擊者無問何人即刃之幸而中鬼庶幾可活不幸誤殺人即償命均爲一死猶有脫理耳如其言及昏果有擊戶者投之以劒應手仆地命燭視之乃女也流血滂沱爲街卒所録并二趙皇甫師皆縶囹圄鞫不成府遣吏審池上之家父母告云已死發冢驗視但衣服如蜕無復形體遂得脫之說江續

鼠災

紹興丙寅夏秋閒嶺南州縣多不雨廣之清遠韶之翁源英之眞陽三邑苦鼠害雖魚鳥蛇皆化爲鼠數十成群禾稼爲之一空眞陽報恩寺耕夫獲一鼠臆猶蛇紋漁父有夜設網旦得數百鱗者取而視之悉成鼠矣踰數月始息以是米價翔貴次年秋始平 僧希賜說

李乙再生

李乙字申叔京師人元名象先政和中通判池州爲梅山寺主僧可久言前二年因病堅夢人

二十六日也余因識

蔣保亡母

鄉人馬叔靜之僕蔣保嘗夜歸逢一白衣人偕行至水濱邀同浴保已解衣將入水忽聞有呼其姓名者聲甚遠稍近聽之乃亡母也大聲疾言曰同行者非好人切不可與浴已而母至即負保急涉水至岸值一民居乃擲於竹間居人聞外有響出視之獨見保在其母及白衣皆去矣叔靜弟登說

俞一公

俞一公字彥輔徽州婺源人使氣陵轢鄉里小民畏法不敢與之競者必以術吞其貲年益老不改悔紹興壬戌歲大病時作馬嘶一日家人皆不在側彥輔忽起闔户外人聞咆㘎聲亟入視則彥輔手足皆成馬蹄身首未及化腰脊已軟數起數仆不能言其家畏惡聲彰露舁入棺而瘞之

方客遇盜

方客者婺源人爲鹽商至蕪湖遇盜先縛其僕以刃剸腹投江中次至方方拜泣乞命盜曰既殺君僕不可相右方曰願一言而死問其故曰某自幼好焚香今篋中猶有水沉數兩容發篋取之焚謝天地神祇就死未晚許之移時香盡盜曰以爾可憫奉免一刀只縛手足縋以大石投諸水時方出行已數月其家訝不聞耗一日忽歸妻責之曰爾既歸何不先遣信曰汝勿恐我某日至蕪湖爲賊所殺尸見在某處賊乃某

人今在某處汝急以告官妻失聲號泣遂不見具以事訴于太平州如其言擒盗二事皆縣人李鏞說

水府判官

齊琚字仲王饒州德興人温厚好學家苦貧教生徒以自給紹興丁卯就館于同邑董時敏家約已定過期不至董遣書促之纔及門聞哭聲則琚死兩日矣琚所善汪堯臣言琚以去年季冬得疾夢人持文書至曰某王請秀才為水府判官發書視之中云不得顧父母不得戀妻子

琚與約正月十三日當去既覺語家人曰我明年正月十三日死自是謝醫卻藥食飲盡廢時時自言曰彼中大有好處那能久住此家人初竊憂之至期雖無它然自此遂困殆不復語又八日乃不起竟臣說

陳五鰍報

秀州人好以鰍為乾謂於水族中性最暖雖孕婦病者皆可食陳五者所貨最佳人競往市其徒多端伺其術不肯言後得疾躑躅床上纏著

席即呼謈掖之使起痛愈甚旬日死遍體潰爛其妻方言大存時每得鰍寘其器内如常法用灰鹽外復多拾陶器屑滿其中鰍爲鹽所螫不勝痛宛轉奔突皮爲屑所傷鹽味徐徐入之故特美今其疾宛然如鰍死時云

侯元功詞

侯中書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貢人以其年長貞侻不加敬有輕薄子畫其形於紙鳶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

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纔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蒙一舉登第年五十餘遂爲執政

驛舍怪

侯元功自密州與三鄉人偕赴元豐八年省試止道旁驛舍室中四隅各有榻四人行路甚疲分憩其上皆熟寢二僕附火坐閣西北角悉窣

有聲燈忽暗一物毛而四足如豬狀直登榻嗅士人之面至足其人驚魘頃之方定物既下別登一榻如前其人亦驚呼最後至元功卧榻未暇嗅如有逐之者蒼黃而下急竄去復由西北角而滅元功亦覺呼三人者起食皆言夢中有怪獸壓吾體不知何物也僕始道所見元功心獨喜自負既入京元功擢第而三人者遭黜俱客死京師去高思道說

孫巨源官職

孫洙字巨源年十四隨父錫官京東嘗至登州謁東海廟密禱于神欲知它日科第及爵位所至夜夢有告之者曰汝當一舉成名位在雜學士上既覺頗喜然年尚幼未識雜學士何等官問諸人人曰吉夢也子必且為龍圖閣學士後擢第入朝歷清近眷注隆異數以夢語人元豐二年拜翰林學士賓客皆賀孫愀然曰曩固相告矣翰苑班冠雜學士吾其止是乎今日之命宜弔不宜慶也纔閱月省故人城外於坐上得疾

神宗連遣太醫診視幸其瘉且以爲執政後果
瘉△上喜使謂曰何日可入朝即大用矣省吏
聞之絡繹展謁冠蓋填門不絕孫私語家人我
指日至二府神言何欺我哉臨當朝顧左右曰
我病久恐不堪跪起爲我設茵褥且肄習之方
再拜疾復作不能興遽扶視之已絕矣孫公在
時嘗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已出數十輩
蹤跡之得於李端愿太尉家時李新納妾能琵
琶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不敢留遂入院草

三制罷復作長短句寄恨恨之意遲明遣示李其詞曰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忽忽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漫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或以爲孫將亡時所作非也李益謙相之説相之孫公曾外孫也

胡克巳夢

胡克巳字叔平溫州人紹興庚申應鄉舉語其妻曰吾夢棘闈晨啓它人未暇進獨先入坐堂上今茲必首選妻曰不然君不憶論語乎先進

者第十一也暨揭榜果如妻言

項宋英

項宋英溫州人宣和中浪游婺女鄉人蕭德起振爲儀曹館之書室與語至夜留酒一壺曰我且歸不妨獨酌項方弛擔疲甚即就枕俄有婦人至與之言酌巨觥以勸意其蕭公侍兒不敢狎不得已少飲婦人強之使盡項疑且恐乃大呼蕭公之弟擴聞之亟至扣戶問所以婦人始去擴入見衾席間皆爲酒沾漬驗之則向所留

酒也明日問諸人乃某官昔年嘗殯亡女于此項即徙室自是不復遇紹興八年試南宮館于臨安逆旅一夕在室中終夜如與人對語同邸者詢之項门發女所見之人今復來矣然亦亡它又十年方卒

江心寺震

紹興丙寅歲温州小民數十詣江心寺赴誦佛會或自外入言江水極清非復常色競出門觀之衆僧方坐禪顧廊廡間有煙焰懼不敢起頃

之黑霧內合對面不能辨雷電震耀兩刻而止觀者五人死泥中餘皆不覺有行者方在廚滁器一神身絶長大可畏引其手以出將及門復有二神至曰莫錯莫錯即捨之復入廚引一人出亦隕于外凡死者六人三事皆林熙載宏昭說

夷堅甲志卷第四

夷堅甲志卷第五 一十事

宗回長老

僧宗回者累建法席最後住南劒之西巖道行素高寺多種茶回令人芟除繁枝欲異時益茂盛實無它心有僧不得志於寺詣劒浦縣訴云回慮經界法行茶稅或增故爾縣知其妄撻逐之僧復告于郡郡守亦素聞回名不然其言復撻之僧不勝忿詣漕臺言所訢皆實而爲郡縣抑屈如此乞移考它郡漕使下其事于建州州

遣吏逮回吏至促其行回曰幸寬我一夕必厚報吏許為留回謂其徒曰是僧已再受杖吾若往自直則彼復得罪豈忍為此吾不自言則罪及吾吾亦不能甘不如去此僧徒意其欲遁或有束裝擬俱去者明旦回命擊鼓升坐慰謝大衆畢即唱偈曰使命來追不暫停不如長往事分明從來一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得成瞋目而化時紹興十九年

義鶻

紹興十六年林熈載自温州赴福州侯官簿道過平陽智覺寺見殿一角無鴟吻問諸僧僧曰昔日雙鸛巢其上近爲雷所震有蛇蜿甚大恠之未敢葺僧因言寺素多鸛殿之前大松上三鸛共一巢數年前巨蛇登木食其雛鸛不能禦皆捨去俄頃引同類盤旋空中悲鳴徘徊至暮始散明日復集次一健鶻自天末徑至直入其巢蛇猶未去鶻以爪擊之其聲革革然少選飛起已復下如是數反蛇裂爲三四鶻亦不食而

去林誦老杜義鶻行示之始驗詩史之言信而有證

又台州黃巖縣定光觀嶽殿前有塔鸛巢于上一蛇甚大而短食其子其母鳴號辛酸瞥入海際少時引二鶻至徑趨塔表銜蛇去陳燿說

陳國佐

陳公輔國佐台州人父正為郡大吏歸老居于城中慧日巷時國佐在上庠有僧謁正指對門普濟院曰俟此寺為池貢元當上第正曰一剎

壯麗如此使其不幸爲火焚則可何由爲池君知吾兒終無成以是相戲耳僧曰不過一年吾言必驗普濟地卑下每春雨及梅滘所至水流不可行寺中積苦之偶得曠土于郡倉後即徙焉而故基卒爲池與僧言合政和癸巳國佐遂魁辟雍釋褐第一後至禮部侍郎

巾山菌

台州資聖寺僧覺升築菴巾山上嘗早出户有大蟒横道命僕舁去之是日偶行松徑中見數

菌鮮澤可愛即摘以歸烹飪猶未熟蛇以百數遶釜蟠踞升大懼急入室坐榻上方欲就枕則滿榻皆蛇不可復避而同室僧皆無所覩升即死

許叔微

許叔微字知可眞州人家素貧夢人告之曰汝欲登科須積陰德許度力不足惟從事於醫乃可遂留意方書久之所活不可勝計復夢前人來持一詩贈之其詞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堂

上呼盧唱六作五既覺姑記之於牘紹興壬子第六人登科用升甲恩如第五得職官其上陳祖言其下樓材也夢已先定矣呼盧者臚傳之義云

陳良器

陳良器好施食紹興十一年子爟爲婺州武義尉迎之官嘗同至郡忘携食盤行次夜夢舊友夏呂二人者來曰連日門下奉候不見不知乃在此覺而言之方審其故亟就郵中施焉右四事皆

陳燿說

人生鱉

于宗人性喜獵遇其興發雖盛寒暑不廢末年得疾背生三物隱隱皮肉間數日頭足皆具儼然三鱉也已而能動或以魚誘之則其頭闖然如欲食狀稍久左右齧食痛不可忍凡月餘而死死五日其靈憑子岳之婦語曰我坐好獵生受苦報今日猶未已冥間方遣使追我獵具為證及其未至可取罔罟之屬急焚之無重吾罪

岳如其言遂去時紹興七年也

黄平國

黄衡字平國建州浦城人紹興十年自祕書省正字出通判邵武軍未赴任而卒卒之三年里人有爲商而死於宣城者其家未知魂歸附語家人曰我某月某日以疾終於宣州從行某僕實殯我斂時倉卒遂遺一屨既入幽府遇黄省元（即衡也）憐我跣足行以鞋一緉與我仍令一介引我歸是以至此家人曰黄公今何在曰見判

陰間一司極雄緊家人方持泣遽捨去其子即日往宣州取喪欲火之啓棺驗視果跣一足

閩丞廳柱

紹興巳巳二月二十五日福州大雷雨閩丞薛允功未明起聞霹靂聲甚近及旦聽事一柱已斧爲三附棟椽泥皆墜碎土如爪跡印于書几及狼藉西廡間時將迓新丞胡床雨蓋之屬皆倚柱側意必震動乃徙在壁下略無所損先是

薛之子嘗見一青蛇入柱下戲掣其尾不可出既震皆疑其物蓋龍云薛丞說

皮場大王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事 徽廟爲御史中丞後兩鎮蜀政和六年終于長安其子大光益 終喪後調官京師時皮場廟頗著靈響都人日夜旅施金帛大光嘗入廟識其父殮時一履大驚愴既歸夢父曰我死即爲神權勢甚重不減在生作帥時知汝苦窘用明日以五百千與汝大光

悸而寤聞扣户聲甚急出視之數卒挽一車上立小黃幟云皮場大王寄席相公錢三百貫寘于地而去時正暗未辨色猶疑之既明乃真銅錢也大光由此自負以爲必大拜紹興初叅知政事後以大學士制置四川蜀人皆稱爲席相公已而丁其母福國太夫人憂未除服而薨 嚴康

以子稀說

蔣通判女

錢符字合夫紹興十三年爲台州簽判徃寧海

縣決獄七月二十六日憩于妙相寺方凭按戲
書有掣其筆者回顧無所見是夜睡醒覺床前
彷彿似有物呼從卒起張燈作誓念詰問遂不
見次夜復至立於故處符問之若果是鬼可擊
屏風言未既自上至下凡擊數十聲符大懼命
燃兩炬于前便有大飛蛾撲燈滅物踞坐蹋床
上背面不語審視蓋一婦人戴圓冠著淡碧衫
繫明黃裙狀絶短小久之不動符默誦天蓬咒
數遍遽掀幕而出宿直者迭相驚呼問其故曰

有婦人目内出行甚亟踐諸人面以過詭其衣服乃向所見者符謂己去且夜艾不暇徙復就枕夢前人徑登床枕其左肩體冷如氷石自言我是蔣通判女以產終于此強符與合符力拒之遂寤次日詢諸寺中寓居郭元章者言其詳與符所見無異設榻處正死所也符說

葉若谷

承信郎葉若谷洪州人為鑄錢司催綱官廨舍在虔州葉不挈家獨處泉司簽聽紹興甲子歲

正月十六日未晡時有女子欵扉而入意態閑麗前與葉語初意其因觀燈誤至未敢酬恍惚間不覺就睡女亦至則並寢以言挑之陽爲羞避之狀已而遂合凝然一處子耳良久歡甚一老嫗自外至手持錢篋據胡床箕踞而坐傍若無人徑趨床揭帳以兩手拊席曰你兩箇好也葉疑女家人懼甚女搖手揜葉口令勿語嫗遂退女迨夜分方去自是連日或隔日一至至必少留葉猶以爲旁舍女子往來幾兩月漸覺羸

悴繼得疾㦖甚徙居就醫乃絕不至方初見時著粉青衫水紅袴襦既久未嘗易衣然常如新亦其異也若谷說

劉氏寃報

高君贄福州人登進士第為檀氏壻生一子既長納同郡劉氏女為婦生二男一女而子死君贄仕至朝散郎亦亡長孫不慧次孫幼唯檀氏與劉共處劉年尚壯失婦道與一僧宣淫于家姑見而責之劉恚且懼會姑病不侍藥幸其

死寘蠱以毒姑之二婢未及絕強斂而焚之後數月劉得疾日日呼所殺婢名曰我頭極痛勿搊我髮又曰箠我已多幸少寬我其家問之曰阿姑與二婢守笞我旬日而死其子以祖致仕恩得官亦不立今家道蕭然（君贊從子介卿說）

江陰民

林敭明甫言紹興六年寓居江陰時淮上桑葉價翔踴有村民居江之洲中去泰州如皋縣絕近育蠶數十箔與妻子謀曰吾比歲事蠶費至

多計所得不足取償且坐耗日力不若盡去之載見葉貨之如皐役不過三日而享厚利且無害妻子以爲然乃以湯沃蠶蠶盡死瘞諸桑下悉取葉棹舟以北行半道有鯉躍入民取之刳腹實以鹽俄達岸津吏登舟視税物發其葉見有死者民就視之乃厥子也驚且哭吏以爲殺人拘係之鞫同舟者皆莫知問其所以來民具道本末縣遣吏至江陰物色之至其家門已閉壞壁以入寂無一人試啓蠶瘞驗之又其妻也

體已腐敗矣益證爲殺妻子而逃無以自明吏亦不敢斷竟斃於獄此事與三水小牘載王公直事相類

蛇報犬

世傳犬能禁蛇每見必周旋鳴躍類巫覡禹步者人誤逐之則反爲蛇所齧林明甫家犬夜吠燭火視之見一蛇屈蟠犬繞而吠凡十數匝蛇死其體亢無所傷蓋有術以禁之也林宏昭言溫州平陽縣道源山資福寺有犬名花子善制

蛇蛇無巨細遇之必死前後所殺以百數一日大蟒見于香積厨見者奔避僧急呼花子令噬之未及有所施蛇遂前迎齧其領犬鳴號宛轉須臾死于堦下蛇亦不見豈非其鬼所爲乎物類報復蓋如此

蔣寧祖

蔣寧祖者待制瑎之子年四十官至朝請郎當遷大夫不肯就父母強之不得已自列既受命即丐致仕自是不御朝衣常著練布道服請于

趙善文

撫州金谿縣有神廟甚靈顯所請者施金帛無虗日積錢至二千緡宗室善文過廟下心貪其利焚香禱白損有餘補不足人神一也善文至貧

願神以二十萬見假不然將白于官悉籍所有而焚廟神雖怒若我何既禱即呼廟祝取錢祝無辭以卻但曰神許則可善文取杯珓擲之連得吾卜再拜謝運鏹以出如是十年夢神來謂曰曩日所貸今可償矣夢中窘甚約以緡錢還之神不可曰此特虛名耳又欲倍其數亦不可善文計窮以情告曰一時失計爲人今實无可償願神哀釋神沉思良久曰必无錢見歸但誦金剛經每卷可折一十他無以爲也既覺而懼遂

遽齋式取經諷讀凡三日得二百過默禱以謝之後不復夢明陳寅伯說

林縣尉

紹興初莆田人林迪功爲江西尉秩滿用捕盜賞改京官未得調時臨安多火士大夫寓邸中者每出必挾勑告之屬自隨林性尤謹畏納告袖中時時視之初未嘗失墜然每歸輒不見則懸賞三十二求之不經日必有得而歸之者如是數四林亦不能測獨宿室中外閤常閉人共

語者怪之不欲問一夕辯論喧甚久之寂然明旦門不啓店媪集同邸者發壁以入已仆子榻上旁有剪刀股存蓋用此以自刺也林初獲賊時兩人頗疑似林欲就其賞鍛鍊死之是以獲此報

夷堅甲志卷第五